



关于票证的琐碎记忆

□崔秋立

【岁月】

上世纪80年代之前，城市生活的东西几乎什么都要用票。重要的工业品不必说，如三大件，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，不光要票，还要“工业券”。每个成年人每年好像只有一个工业券，买一件东西就得二三十个，要攒多年。如果急着用，就得朋友亲戚之间相互“拆借”。其他的生活品如布料、粮油、白糖、鱼肉蛋以及豆制品等，也都凭票供应。所以每家每户的主妇都管理着一沓沓的票证。离了票证，无法生活。有一码说一码，凭票，东西真不贵，鸡蛋6毛多一斤，优质的带鱼3毛多一斤。现在的年轻人一听说3毛钱就能买一斤带鱼，好生羡慕，岂不知那时只有逢年过节才能见到点儿鱼腥，而且多数家庭宁愿买2毛多一斤的次等带鱼而不买3毛多的优质品，毕竟每斤能省一毛多钱。

一毛多钱，可以办不少事，比如买两根上好的冰棍，或者买两块包着糯米纸入嘴即融的大白兔奶糖。现在鲁菜馆都有一道菜叫“老济南炒合菜”，弄几样东西炒在一起，挺

贵的。其实那年头饭店的“炒合菜”，是其他菜的下脚料，舍不得扔，合在一起炒。有些富裕点儿的家庭，偶尔到饭店买个菜解馋，都愿买这个，便宜。一两毛钱就可以买半茶缸子。

最要紧的是粮票。如果没有粮票，就只能在家里吃饭，在外面无法买到任何粮食制品。外出开会，住旅馆饭店，吃公家餐也必须交粮票。粮票分等级，地方粮票只能在省内使用，出省就得用全国粮票。比起地方粮票，全国粮票纸张高档，图案精美。如果口袋里掏出几张全国粮票，那还是很有派儿的。一般老百姓没有正路子可以搞到全国粮票，除非宾馆饭店里有熟人帮忙换一些。两种粮票长期并存，后来推而广之被用来比喻资格待遇的差别，比如评职称、提干或者涨工资之类，在规定和计划之外的，常被人称为“地方粮票”，在内部待遇一样，搁到外边不承认。一说就知道。

粮票依存的基础是粮本。粮本和户口本同等重要，乡下人是没有的，这就是城乡最大

的身份差别。如果不下馆子、不买油条，也不吃桃酥蛋糕，有粮本就可饱肚子。有粮本才能取粮票，取了粮票也就保证出去饿不着。在家要粮本，外出要粮票，二者都是不可缺少的。每个人的口粮都在粮本上，并标注粗粮细粮的比例。细粮在北方其实都是白面，标准粉，又叫八五粉，85%的出粉率。也有更白的面，那叫“富强粉”，粮店里买不到，只有档次高点的饭店有富强粉的食品。我的祖父曾带我下过一次馆子，济南西门边的汇泉饭店，尝过富强粉的小馒头，不用就菜吃，也很享受。

粗粮中也有好东西——大米，尽管那时的米很粗糙，但比起玉米面、高粱面、地瓜面要好得多。只是其他粗粮计划内可以随便买，只要粮店里有，而大米稀缺，只能限量。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，乡下人用大米换城里人的粗粮，以少换多，大街小巷“换大米”的叫声不绝于耳。农民进城除了换大米，再就是收垃圾和“偷大粪”——私自挖厕所是不允许的，这项工作只能晚上偷偷进

行，到居民院里的厕所门口，先要悄悄地问一句“茅房有人吗”。“换大米”“倒垃圾”和“茅房有人吗”，成为那个时代农民进城的三种“职业语言”。

秋冬之交是个好季节，因为地瓜下来了。地瓜可以多买，一斤口粮可以买五斤，虽属粗粮，但蒸着煮着都好吃。所以一听说粮店来了地瓜，人们便推着小车、提着麻袋去排队。粮店的院里地瓜堆积如山，大台秤前，店员们手持铁锹给居民们装，有时排队的人多，还需要挑灯夜战。这时节，家家桌子下面都堆了一大堆地瓜。地瓜的不好处，就是吃多了烧心，但有两样东西可解，咸菜和白菜，地瓜之绝配。当然不是有意之绝配，吃不吃地瓜，到了冬天都是这两样菜，最多加上萝卜。地瓜养人，一时间，大人孩子都像气儿吹的一般，圆润了很多，都有了血色，俗称“地瓜胖”。遗憾的是每年地瓜就那么一季，晾成干磨成面就没人愿吃了。

上世纪80年代一开头，粮票不知不觉地多了起来，缘于收入的增加和自由市场。那时

不叫农贸市场，而叫自由市场，略有些贬义。开放自由市场，农民进城卖东西不算投机倒把，城里人便可以买到更多的副食品，餐桌日渐丰富，粮本上的粮食便有了结余。

粮票用不了，渐渐成了一种交易品，可以在自由市场上换鸡蛋。因为对于没有计划口粮的乡下人来说，粮票还是很重要的。十斤左右可换一斤鸡蛋，粮票又有了新的用途。当然，比粮票更有价值的是油票，计划内的花生油比计划外的便宜很多，用油票换鸡蛋，一斤就能换一斤。只是一般人一个月半斤油，都没有富余。我的一位朋友是个单位的小头目，乡下人找他办事，都带几斤香油，家里厨房墙根有一排装香油的塑料鼓子。于是，便舍不得再去粮店买花生油。炒菜也用香油，包水饺调馅也用香油，满屋子都是香油味儿，吃完饭，一打嗝也是香油味儿。油票攒了上百斤。夫妻都是老布尔什维克，不好意思拿去换鸡蛋。不久的一天，粮油票突然宣布作废了，眼见都成了废纸，着实可惜。

没有参赛

□丹萍

【世相】

我特别害怕别人以为我是一个成功人士，因为我觉得自己过得糟透了。前几天我们家小区的电梯里换了一批广告。我进电梯一看，一个广告是我以前同事创立的公司的，一个广告是我的创业项目竞品公司的，一个广告是我曾经合作过的公司的，都是老熟人，看上去全世界都是风风火火、活得很好的样子。我好像在电梯里参加了一个同学聚会，然后比输了，心情很郁闷。问题是这个同学聚会天天都要参加好几遍。好在过了几天他们的广告都撤档了。

我是去年11月退休的，结果很快就赶上了疫情。和大家一起宅，就没觉得在“宅”。等疫情结束，大家纷纷回去上班了，我才发现自己没哪儿可回。为了不在外面吃饭，几个闺蜜都乐滋滋地带饭去公司上班，搞得我特别羡慕。我也做得一手好菜，也有一个三层保温大饭盒，不但能带饭菜，还可以装汤，可是我没公司啊。于是我不顾家人的反对，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就是把我们家沙发、茶几这个组合和餐台、餐椅这个组合换了一个位置。这样，我们家客厅最中心的位置变成了一个大餐台和几把黑色椅子。朋友来了，不是窝在沙发上，而是都围着这个大桌子喝茶聊天，好像开会一样。

平时我也在这个餐台上工作。我还给自己买了一张很体制化的人体动力学椅子，保证加班也不会腰痛，如果我需要加班的话。同时我还悍然宣布：我的工作室成立了。

和朋友交往中，我们都经常要回答“你在忙什么”这个问题。现在我可以回答，我有一个工作室。我觉得我不能说“没在忙什么”，因为似乎一个人必然要忙点什么才对。

而且你要说你没在忙什么，人家就会觉得你特别成功。

除了害怕被当成成功人士，我还害怕别人以为我豁达，因为我并不是选择了豁达，我是不豁达不行。当然我也可以给豁达一个新定义，就是想不豁达就不豁达，这就是豁达的表现。

有时候，我只好说是为了陪孩子。我现在理解了另外一个朋友，她说不敢辞职，因为没有孩子，辞职好像没有一个正当理由。我们也不敢说是为了自己。

娃基本不需要我陪，但他像一个对待老员工很宽厚的老板，会安排一些工作给我。有时候我们一起出去，他说，这个就算这周的亲子活动——看来他了解我的处境，还自觉地给自己设定了陪我的KPI。

现在做的任何一件事情，都没有指向一个让人特别兴奋的结果。比如我在阳台上种花，朋友给了我一包牵牛花的种子，居然长得很旺盛，我把吃羊肉串留下的小竹签插到花盆里，枝蔓顺着爬到阳台的栏杆上。昨天我看到已经有好几个小花苞了，估计明天就会开花了。但我想，我花时间在这个牵牛花上，能为未来带来什么呢？我会写一首诗，还是会做一个养花的APP，或者我从此成为一个家居达人，写一本书，在全国巡回演讲？我得承认，我现在做的很多事情，都没有一个激动人心的目标，比如种花，既是过程，也是结果，也是意义。

如果你想了解退休生活，大致就是这样的。想起老派的歌星，比如“四大天王”，到了一定时候，就宣布不再领奖了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其实普通人也是一样。我们都得学习接受，在成功和失败之间，还有一个中间地带，叫“没有参赛”。



那些闪烁的光华

□安宁

【浮生】

常常怀念那些被浪费掉的时光，它们像一颗颗甜蜜的糖果，在人生的途中闪烁。

年少的时候，会逃掉老师的课，与几个伙伴跑到学校旁边的果园里，偷偷采摘已开始弥漫成熟芳香的苹果。常常是看守园林的中年男人在田地一头追赶做托儿的伙伴，而我则在另一头，将一个又一个硕大的苹果贪婪地塞入鼓鼓的书包里，及至觉得可以大快朵颐的时候，才在看林人发觉上了当的叫骂声中，嘻嘻笑着，遥遥丢给他一个得意的鬼脸，跑去跟伙伴们会合。那些大而红的苹果，常常将课本压得起了褶皱，留下难看的印痕。也会因为贪吃，回家便开始拉肚子，一趟趟跑厕所，被大人们责骂没有出息。甚至连第二天的考试都会忘记，等到了教室，才发现书包里的文具全

丢在了那片向阳的山坡上。

可是，在梦里却念念不忘山坡上温暖洒下的阳光。鸟儿在头顶悠闲飞过，叫声惊动安静午休的草茎，梧桐阔大的叶子铺展开来，犹如一把巨伞，为我们恍惚的梦境遮挡风尘。那样的时光甜蜜、寂静、明亮，是夹在书本里透明的糖纸，或者马路上快乐跳跃的弹珠，阳光温柔抚过每一片草茎，宛若手指落在琴弦上发出的轻微声响。

我还会想起生病在床的那些时日。是因工作疲于奔命，身体起了病变，罢工不干，只好入院休养。值班的护士有弯月一样含笑的眉眼，会在唤我吃药打针的时候，哄小孩子一样说一声：乖，听话。我总是会在这句话后，将自己变成一只温顺的小猫小狗，任她给我注射针剂，或冲一杯杯苦涩的中药。我迷恋

她手腕上叮当作响的藏式银镯，像山泉水清脆流过的声响。我喜欢看她穿梭在各个病床前，柔声细语地提醒病人平日的注意事项。我还会看到她洁白的护士服里流溢出的一抹淡粉或者浅蓝，那是她想要展露却又无法展露的可爱的棉布衣衫。

更多的时候，病房里安静得可以听到每个人的呼吸甚至心跳。我听见风从春天的树梢上吹过，它还掀起某个孩子的衣角。有不知疲倦的清洁工人在扫着庭院里的尘灰，扫帚划过路面时，发出有节奏的唰唰的声响。这样的声音，因为病房的寂静而愈加清晰，闭上眼睛，便犹如儿时听见早起的父母在打扫积了一夜的雪花或者落叶。

知道疾病不会快快退去，便索性将工作忘在脑后。平素里买来无暇翻看的图书，那时便成了最奢侈的享受，每一页文字都不舍读完，似乎翻过去，这样散漫幸福的时光也会跟着成为过去。假若在工作中，突然因别的事情要占去宝贵的时间，或许会因这样的浪费而觉得心疼。可是，任性霸道的疾病，却让我在无能为力时，用自己轻易不会舍得“浪费”的闲散光阴，将我一路疾奔的灵魂，重新拉回到从容向前延伸的慢行轨道。

生命中有多少光阴，值得这样放纵浪费掉呢？一路走着，每一条格言都会告诫我们，要珍惜时如金，要珍爱春光。可是，当你行至终途，回首观望，才会明白，真正对时光的善待，很多时候恰恰是孩子一样肆无忌惮地浪费。那些读书时迷离恍惚的瞬间，躺在清晨的床上眷恋不起的慵懒，无人能懂的发呆，将毛线织了又拆的空荡时光，在午夜的电影院里看荧幕上下爱情妖娆绽放的寂寞，东游西逛、不务正业的年少时光……正是它们，一点点地串联起我们庸常的人生，并给予这一程生命闪亮的光华。